

永远不说永远不

Never
Say
Never

穆 格◎著

◎中国华侨出版社

永远不说永远

Never
Say
Never

穆 格◎著

© 中国华侨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永远不说永远不/穆格著. —北京: 中国华侨出版社, 2003. 12

ISBN 7-80120-766-1

I. 永… II. 穆…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111476 号

●永远不说永远不

著 者/穆 格

责任编辑/李莎莎

责任校对/雷一平

版式设计/林 达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640×960 毫米 1/16 开 印张/20.25 字数/285 千

印 刷/北京银祥福利印刷厂

版 次/2004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7000 册

书 号/ISBN7-80120-766-1/I·112

定 价/24.80 元

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安定路 20 号院 3 号楼 邮编 100029

发行部:(010)64443051 传真:(010)64439708

通向天堂的“窄门”

徐小斌

但丁说，通向天堂的门是窄门。

唯其如此，而梦想进入天堂的人又太多，所以势必会有绝大多数的人被挤出来。他们中的有些人，仍然不放弃，也许会再度冲击，也许，会一生都在窄门的入口处徘徊，一次次做西绪福斯式的努力，终其一生，不悔不弃；但是更多的人必然是知难而退，另觅他途；只有极少数人，从努力——失败——再努力——再失败中达到了彻悟。这彻悟是对人生的，更是对命运的。

穆格的长篇处女作《永远不说永远不》，恰到好处地诠释了这种宿命式的人生历程：何大伟和宁新原是一对美满的小夫妻，二人商定，由英语基础较好的宁新辞职在家考托福和 GRE，申请去美国读书，何大伟陪读出去。没想到出国的路远不是预想的那样平坦。宁新连考三次托福都没过，时间已经过去了两年。两年中，她深深体味到作为一个女人，没有了自己的社会地位和独立的经济收入的苦辣辛酸。何大伟因为她的一再失利，开始对她失望、冷淡，决定放弃去美国的梦想。可正是这种失望与冷淡，倒激起了宁新背水一战的决心。她在何大伟拒绝给她继续提供费用的情况下，坚持考了第四次托福，并以高分过关。而在学习 GRE 的过程中，因为对美国文化的深入了解、接触，她的女性意识蓦然觉醒，开始了对丈夫男权思想的怀疑与反抗。她的这种变化令何大伟产生了失去对她的控制的担心，因而极力修好。宁新在申请完学校后，却在签证的最后关两度被拒。想到自己多年付出的一切，她不甘心，为了这美国梦又孤注一掷，毅然与何大伟离婚，嫁给一个她在 GRE 班上结识的小她五岁的、已经拿到美国签证的男孩子，希望能陪读出去。可是因为这样的意图太明显，她仍然被拒，并永远不可能去美

国。

小说的另一条主线是宁新的大学同学、闺中密友叶秋。她被一段失败的恋爱伤害，故而选择出国，希望逃开伤心回忆。这段恋爱过后，她对男人产生一种根深蒂固的不信任，把感情当作是男女之间的游戏与互惠互利。对好朋友宁新的离婚，她起了决定性的推动作用。为了填补感情空白，她主动追求英语辅导班的一个已婚男老师，又在临出国之前使用计谋，骗了他二十万，离开中国。她其实从未真正忘却第一段恋爱，她把本应发泄在初恋情人身上的仇恨，报复给了第二个情人。

而那个小宁新五岁的男孩子沈放，则天真地以为只要两人去了美国，在中国的一切就都可以忘掉，可以置之不理，包括宁新的已婚、他对他人家庭的破坏，和宁新大他五岁的事实。结局是他万万没有想到的，他成功地去了美国，却留下宁新一次又一次地去申请陪读签证。他们都不知道，在美国使馆那里，因为涉嫌假结婚，宁新已经永远不可能拿到美国签证。他与宁新将来的结局，仍然未知。

在几位年轻的小说人物中，宁新无疑付出最多，为了进入天堂的窄门，她就像一辆准备爬坡的马力十足的汽车，一次次重新启动，拼尽全力，而当她终于爬坡成功的时候，却惊异地发现，当初鼓动她爬坡的那个同谋者——她的丈夫何大伟却露出了冷漠自私的面目，她离开了他，爱上了小她五岁的沈放，而爱情比起天堂的窄门来，更是脆弱不堪。她堕入了一个永远无法自我救赎的深渊——永远将被拒签；而何大伟，则有足了各种中国男人典型的劣根性，他的实用主义注定他根本无法靠近窄门；宁新的女友叶秋，却在对男人彻底失望之后，歪打正着地骗取了进入天堂窄门的通行证，但结果如何，不得而知；只有沈放阳光灿烂地进入了天堂的窄门，但是在他的他乡之梦中，有的却是他心爱的女人永远被拒签的梦魇。

一个多么貌似平淡却又富含哲理的现代寓言啊！拥挤在窄门口的人们可曾想到，进入窄门之后是不是就到了真的天堂？美国真的是个解脱与重生的天堂吗？他们为了最终抵达天堂付出的全部青春和感情，到底值不值？！答案已经有了——天堂内外的人们都有着同样的问题，仍然是那个古老的问题——一个现代版的围城。可

怕的是，破釜沉舟挤入天堂的人们忽然发现：天堂的入口是窄门，出口也是窄门！一不留神就有可能变成“夹缝人”！“经验只属于越界者，而一旦有了经验，就再也无法回到原初状态了”。——想挤进天堂的人们可要好好想想啊！

小说具有很强的现实感与可读性，文笔流畅，人物鲜活，富含哲理，作为长篇处女作，穆格迈出了令人惊喜的一步。对此我颇为欣慰，也预感到：此书必将获得广大读者的青睐。

是为序。

01 章

放弃，一个多么简单的解决方式！再不用终日守在家里了，再不用每天清晨四点钟就起床了，再不用在何大伟的监督下假模假式地听英语新闻了。宁新已经深深体味到了一个年轻人离开社会、没有自己的交际圈子的那种孤独滋味……

可是，迟钝的宁新终于开始感觉到，事到如今，出国与否已经不是选择在哪个国家定居那么简单。如果出不去，她失去的可能就不仅仅是当初人人羡慕的那份工作，还会有一个当初人人羡慕的丈夫……

不用看就知道，又是四点。

大概有半年多了，宁新总是在清晨四点钟准时醒来。黑暗、寂静。四处漂浮着冬天的夜的气息，由月光、寒冷、人的呼吸和厨房里沉沉泛起的、隔了夜的饭菜味道组成的，复杂的夜的气息。宁新的脑海里嗡嗡地轰鸣着。她曾经看过一部法国电影《钢琴教师》，刻板的女老师指导着那个每天练八个小时琴，却因为天分不够，而永远都不能取得突破的学生。钢琴教师板着四十岁的老处女略带乖戾的脸，一双手瘦骨嶙峋地在黑白键盘上按动，做着示范。低音区“工工工工”地响着，音阶不露痕迹地连成了一片。“人们睡着了，”老师冷漠地，头也不抬地说，一边灵巧地掀动手指，“狗在叫。”略带诡秘的节奏，不大像狗们狂吠着在深夜里一跃而起，倒仿佛是中国电影里经常出现的夜景，坏人鬼鬼祟祟地东张西望着，悄悄地潜伏了过来。宁新没有什么音乐细胞，除了配有浅显歌词的通俗歌曲，很少能听懂音乐想要表现的一切。就连那早就有了标准答案的古琴曲《高山流水》，宁新做出一番努力后，仍不能从中捕获到哪怕是一丝一毫的潺潺流

水或者巍巍高山的踪影。可是,这么一段无名的电影配乐,却不知为什么,竟然像刻在她心上了一样,每逢夜里醒来,它就老是在她的耳边,低沉地、有些紧张地响起。

宁新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再缓缓地吐出去。在清晨四点,甚至很难发出一声不吵醒他人的叹息。

这个他人,就是身边的结婚三年的丈夫何大伟,正无声无息地躺在床的另一端。宁新竖起耳朵听着他微弱的呼吸,不敢肯定他是不是已经被自己缓缓地吐出的那一口气惊醒了。

是的,现在宁新已经不能判断丈夫睡与醒的区别了。有的时候看他紧闭双眼,似乎在熟睡,但却经常在宁新蹑手蹑脚地起床的一刹那,发出一声令宁新毛骨悚然的冷笑;有的时候他明明睁着双眼,但是不管宁新对他说什么,他都不发一言,甚至连眼珠都不转一下,似乎像张飞一样,睁着眼睛睡着了。

当然,曾几何时,何大伟也是睡觉闭眼,醒着睁眼,全然不同于张飞。一想到这些,宁新就有些心虚。都是准备出国的这两年把何大伟害的,在对宁新丧失了信心的同时,他似乎连正常的睡觉功能也丧失了。

580!昨天宁新吞吞吐吐地把自己的托福分数告诉何大伟的时候,何大伟连眼皮都没抬一下。那意思就是说,早在意料之中了,根本懒得评价。不是有人说吗?想表达蔑视的最好方式就是“当他不存在”,于是,何大伟就当宁新的这个托福分数不存在。

看到成绩单时,宁新的心忽悠了一下。她几乎失去了知觉。这怎么可能?半年多来,一直都是清晨四点钟就起床看书,宁新是多么努力啊!而且宁新上的这个彼岸学校,是全北京最著名的英语培训学校,老师们早就在课堂上意气风发地宣传过,在这个学校接受过托福辅导而又考不过600分的人,不用怀疑,绝对是脑子有问题。

难道宁新的脑子有问题?不然这个托福考试已经是三进宫了,分数怎么还是这么可怜?

风像小刀一样地刮着,宁新手足无措地站在信箱前面,冰冷的手指紧紧抓着同样冰冷的成绩单。没人注意到她,可是她却有些心虚,对于这样一个分数,她想给全世界一个交待。她觉得自己应该哭一场,孤独、无助、痛苦地哭上那么一场,让全世界都知道她对这个结果是多么地不满意,让全世界,尤其是何大伟知道,她也不想这样。可

是，她咬了半天嘴唇，又挤眉又瞪眼，也没哭出来。几个邻居拎着大大小小的塑料袋从远处走了过来，热情地招呼宁新：“去早市了吗？今儿的鱼不错，又大又新鲜！”宁新像被火烧了一下，本能地绽开了笑脸：“啊，一会儿去！”她其实从来就没有乞怜的习惯。

根本没有人注意到，这个很反常地站在冷风里的宁新，其实正在痛苦着，无助着，也胆怯着。阳光浅浅地照着，风把天吹得碧蓝的一大块，少有的透明。远处传来孩子们的欢呼声，小学校里下了早操了。

一切都和原来一样。即使拿到了这么一个失败的托福成绩，世界也没有因此而少了点儿什么。这让宁新感到有些无趣。想表现在人前的痛苦，多少都会有点儿虚假，带着想得到他人谅解的企图，既然没人注意，当然也就没人谅解，宁新只好自己谅解自己了。她迅速地理了理头发，四处望了望，昂首回家。

在拿着成绩单上楼梯的时候，宁新忽然发现自己几乎是有些没脸没皮地哼起了小曲儿。当听到被楼道扩大的曲里拐弯的声音时，宁新被自己吓了一跳。她这才发现，原来她在潜意识中竟然为这么个拿不出手的托福成绩长出了一口气。已经在彼岸上过两次托福辅导班，又考了三次都考不过 600 分，说明她根本不是出国的这块料，再没有别的路，宁新只能明智地、无怨无悔地放弃了。

对，放弃，一个多么简单的解决方式！再也不用终日守在家里了，再也不用每天清晨四点钟就起床了，再也不用在何大伟的监督下假模假式地听英语新闻了。宁新不由自主地开始计划起了以后的生活。首先，去找一份工作，她再也不会像从前那样埋怨工作忙、人际关系紧张、性别歧视及性骚扰了，辞职准备考试的这两年，她已经深深体味到了一个年轻女人离开社会、没有自己的交际圈子的那种孤独滋味。从前自己每个月也有几千块钱收入的时候，宁新从来没想到即使身为妻子，花丈夫的钱原来也不是那么理直气壮的。何大伟开始的时候还有新鲜感，摆出一副宁新只需要安心考试，家里家外的一切都可以由他担起来的架势。可是宁新的一再败北，终于使何大伟意识到了自己的付出与收获是多么地不成正比，为了尽可能地挽回损失，他开始把钱包捂得紧了。当宁新不得不像个小保姆一样地向丈夫汇报每日里买菜、买水果及日用品等一千花销，而丈夫皱着眉仔细地听着的时候，宁新都感觉到了深深的耻辱。经济地位总是与政治地位直接挂钩的，

女人有自己的一份收入实在是太重要了,再这么下去,宁新感觉自己真的要堕落成靠伺候丈夫来挣饭吃的小保姆了。找到工作以后认真工作一段时间,攒些钱,宁新觉得自己应该要一个孩子了。眼看着自己就要到三十了,再不生的话,不知道以后还有没有机会了。

这虽然只是宁新个人的打算,但是她认为何大伟一定会支持自己的这个想法的,因为何大伟是个非常喜欢孩子的男人。男人们总是比女人更喜欢早点儿要个孩子,他们乐意看到自己没费什么力气,就由女人替他们完成了生命的延续。

其实出国的念头是何大伟先动的。两年前,因为公司要引进设备,何大伟有了一次去美国考察的机会。美国的繁华与发达,美国人自由自在的生活方式,令他在回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情绪低落。他实在不能忍受同为地球人,自己却生活在这么一个贫穷落后拥挤而且国民素质极低的国度。在美国的时候,触目所见,到处都是黄皮肤的来自中国大陆的华人,他们来美国的方式可谓千奇百怪。有偷渡来的,有假结婚的,有借访问或考察之机非法滞留的。比较多的则是留学生,他们一般是在国内读完了本科或者硕士后,又考过托福和GRE,申请到美国大学的奖学金,来美国继续深造。他们中的很多人在完成学业后,就想办法在美国找一份比较稳定的工作,慢慢地融入美国社会,即使仍然只是美国社会中永远的华人,但毕竟也是在美国了。从前何大伟曾经不能理解为什么有那么多人,拼了命也要去美国,来美国一看他就完全理解了,因为美国实在是好啊!

在此以前何大伟从来没有想过要出国的事,可是在美国的那十几天里,他失眠了。美国开始成了他的一块心病。何大伟心中非常清楚,中国现在经济发展很快,尤其是北京,变化可谓日新月异。这种变化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海外留学生归国创业,即所谓的“海归派”。“海归”们不但接受过国外的先进教育,眼界开阔,思维活跃,有的还有在国际知名企业的实习或者实际工作经验。大量的人才流失已经令中国政府警醒,政府开始出台越来越多的优惠政策吸引国外留学生归国创业。很多人也都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尤其在中国工商界,“海归派”将成为最主要的精英群体,像何大伟这样只有国内教育背景和国企工作经验的人,将会很轻易地在这样的实力悬殊的竞争中被淘汰。

在美国繁华的夜里,何大伟咬紧了牙关。如果想在事业上有更大

的成就,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何大伟必须在而立之年重新起跑,争取拿到一张美国大学的学位证书。

几乎是何大伟把想去美国的打算一说,宁新就主动提出,由她来辞职,担负起考试的重任。因为她比何大伟小两岁,用何大伟的话来说,就是还年轻;宁新在大学里就考过了英语六级,英语基础比何大伟要好。而且宁新在公司里只是一名可有可无的普通员工,不像何大伟,在公司里已经身居要职。这样可以保证家庭的经济收入,既为将来在美国的生活打些基础,而且如果万一出不去,也不至于耽误了何大伟的发展。宁新先申请到学校以后,何大伟陪读出去,也想办法读个学位,小家庭和美美,劳动生产两不误。决定做出以后,宁新高高兴兴地,几乎是欢呼雀跃地辞了职。她是多么乐意牺牲自己,为这个小家庭做些什么啊!看到何大伟从美国回来后那种失落的样子,宁新简直愁得睡不着觉。如果真的能由自己帮助何大伟圆了这个美国梦,帮他找到人生新的起点,宁新觉得,这几乎可以说是她有生以来最有意义的一项成就了。

可是,因为没有经验,何大伟和宁新都没想到出国要有那么一段漫长的路要走,仅仅是考试就要准备一两年,而且,毕竟是年轻啊!刚刚动了出国的念头,他们就把这个念头当成一个他们马上就要去美国的消息向亲朋好友们公布了出来。宁新辞掉了收入不菲的工作,使得这个消息更具可信性。可是两年过去了,宁新的出国工程连地基都还没有打完,朋友们见到他们时,已经开始体贴地不问他们出国行动的进展了,不但不问,一旦涉及到相关的话题,他们都会互相交换一个眼色,似乎是不露痕迹,其实是异常生硬地把话岔开。

这种体贴背后隐藏着什么,何大伟非常清楚。那是一种看到别人的梦想显然已经不可能成真,却还死抱着梦想不放的略带嘲笑的同情,同时也颇有些自得,庆幸自己相形之下,一直都把生活安排得妥妥帖帖,私下有的一些想法,在没有把它们变成现实之前绝对是守口如瓶,不对任何人谈及,因此也就没有犯这种授人以笑柄的低级错误。很多人惊喜地发现,原来自己竟然还有这么一个谨慎的优点。

宁新的失败连累了何大伟,似乎何大伟也是一个眼高手低的愚钝家伙。甚至他在朋友面前的威信都开始发生了动摇,从前何大伟可是个一呼百应的人物啊!现在经常有朋友以那种抓到了他的什么短处的眼光有意无意地瞄着他,令何大伟半是耻辱半是愤怒地暗暗握紧拳头。

何大伟从来就是一个非常要强、不肯认输的人，可是现在发生的一切却不是仅凭他要强的性格就可以解决或改变的，这需要妻子宁新也跟他一样要强，不肯认输。私下里，何大伟已经开始怀疑，这两年来，宁新是不是真的努力了，是不是只是摆出了一副努力的样子在欺骗他。

昨天宁新拿回来了那么一个毫无起色的托福分数，莫名其妙地还有点儿嬉皮笑脸，好像完全不知道她的所作所为已经影响了何大伟在社会上的名声。那一刻里，何大伟的心里不是愤怒，而是厌恶，他从来没想到，自己的妻子不但蠢笨，且不自强，而自己竟然把人生中那么重大的一个希望寄托在她的身上！越想越是懊恼，就像刚刚做了一笔投资失败的生意，他因为自己的判断失误而陷入了深深的自责。从昨天下午四点钟得知这个分数到今天清晨四点钟的十二个小时内，何大伟情绪极度低落，一言未发，也未向妻子看上一眼。

何大伟的这种态度把宁新刚刚萌发的想放弃的念头吓了回去。迟钝的宁新终于开始感觉到，事到如今，出国与否已经不是选择在哪个国家定居那么简单。如果出不去，她失去的可能就不仅仅是当初人人羡慕的那份工作，还会有一个当初人人羡慕的丈夫。

早晨八点，听见何大伟的关门声，又从后窗里看见他提着公文包上了小区班车，宁新才像一个小老鼠一样从书房里溜出来给叶秋打电话。叶秋和宁新是大学的同班同学，也在准备出国。叶秋考托福考了两次，要按照彼岸老师们的说法，她的脑子大概也有点儿问题，所以两次都拿到了一个560的分数。原来两人在学校时，几乎没有什么来往，自从在彼岸学校的托福班上相遇以后，相同的出国计划使两人成了闺中密友。

宁新给叶秋打电话，通常都以诉苦开头：“叶秋，何大伟从昨天晚上到现在一句话都没跟我说。”

“为什么？”叶秋还在做梦，否则她肯定不会问出这样一句话。她向来自认为对何大伟这个势利小人了如指掌。

“还能为什么？因为我托福没过600呗。”

叶秋顺口就说：“这孙子，等你出去了马上甩了他。”

睚眦必报，这是叶秋的做人方式。

女人都是这样，自己的丈夫自己怎么骂都可以，别人说一个不字都不行。宁新赶紧又给何大伟辩护：“我考了三次都过不了600，其实也不能怪他。”

叶秋在电话里冷笑了一声。

宁新还是在自己身上找原因：“彼岸老师不是说只要参加了他们的辅导班就能过 600 吗？昨天我上网看，10 月考的这一拨儿，除了你和我，好像都过了 600。你说是不是咱们还是老了，脑子不行了？”

叶秋已经完全清醒过来，毫不客气：“我看是你脑子出了问题，我可没有！你老是揪住彼岸老师们的话不放，人家那是商业宣传，是广告，是皇帝的新衣！他们这么一说，就是有人没过了 600，谁敢承认？除了我的成绩单，你还看见过谁的？我不信真就除了咱俩，所有人都过了 600，年轻人虚荣心强，不敢承认罢了。只有你才相信那些鬼话。”

叶秋向来说话不留情面，喜欢批判任何人，这使得她的性格中有一种略带强悍的自信，这恰恰是宁新所缺乏的。

宁新今天又是四点钟就起来，看了一早晨书，其实什么也没看进去，脑子里满满的都是疑问：为什么这么努力还考不过 600，为什么？还要不要再考第四次？再考不过怎么办？

叶秋知道宁新在想什么：“我劝你呀，继续努力，考第四次。你想想你自己，工作辞了，时间浪费了，钱也花了，事到如今你已经是逼上了梁山，你要是不考过，不让何大伟当陪读先生去美国，就他那德性，哼，有你好日子过。”

宁新其实已经有了这样的感觉，只不过心底里不愿意承认：“可是，我真是不想再考了。我真的没有自信心了，就是再考，我担心自己也考不过。”

叶秋说：“那就跟何大伟离婚，省得他找借口甩了你。”

宁新一下子噎在那里。离婚？因为没有考过托福就跟丈夫离婚？这简直是天方夜谭。可是看何大伟昨天的表现，还真不能说这天方夜谭就不可能成真。

叶秋在话筒那边听出宁新带出了些哭腔，觉得好笑：“你看你，说说而已，这就哭开啦？要是何大伟真甩了你，你还去上吊？我的意思是说，你不能放弃，必须准备再考一次，而且一定要过 600。这样跟何大伟之间，你才会有主动权。”

宁新不说话。

“听见我的话了吗？啊？”叶秋倒有些急了。

宁新勉强答出一句：“听见了，我再想想。”就挂了电话，跌坐在沙发上，满心里都是委屈，都是茫然无措，不由得眼泪下雨一样地流。

02 章

彼岸作为北京甚至是全国相当成功的英语培训学校，一直都搞的是速成式的应试教育。那里从来不传授任何英语基本功，从开课的第一天开始就是反复做各类真题及模拟题，做题做累了，就分析和调侃美国人的出题思路。

不过，宁新现在已经开始怀疑彼岸学校总结的这些出题规律，开始怀疑美国人是不是真是像彼岸老师们宣传的那么僵化、那么傻。像宁新和叶秋这样离开学校工作了几年，英语几乎已经忘光了的病猫，一门心思地依靠技巧，连脚跟都站不稳，就是插上四个翅膀，也飞不起来了。

世界并没有因为这么一个托福成绩减少些什么，似乎除了宁新，它与任何人都无关。日子中规中矩地过着。

宁新家的早餐很简单，因为是冬天，牛奶在微波炉里热一下，每天宁新都会去超市买好新鲜的早餐面包。还会有咖啡，何大伟不肯喝速溶的，嫌看起来老是有一层不干不净的浮沫，因此要由宁新来煮。有时宁新也会在超市里买些进口黄油，给何大伟配面包。何大伟喜欢吃这样的西式早餐。虽然只是北京胡同出身，何大伟在骨子里却有种强烈的能够成为中国贵族的渴望。去了趟美国以后，这渴望更强烈了，而且也制定了贵族的标准，一切向美国人看齐，先从饮食结构开始革命。吃包子炒肝长大的何大伟不吃包子了，因为嫌弃包子馅儿老是有股不雅的葱蒜的荤气。至于炒肝，提起来何大伟简直有些脸红。那种密密麻麻地撒着蒜末，由最不雅的动物——猪——的内脏做成的食物，他怎么曾经那样迷恋？宁新倒是能接受他的这种挑剔，也能理解他的渴望，不管怎么说，渴望成为贵族总

比渴望成为流氓更让人放心一些。在宁新看来，也正是这样的挑剔培养了何大伟的与众不同，进而发展到卓然不群，使他无论走到哪里，都算得上是个出色人物。在准备早饭的过程中，宁新时常暗自惊诧，她发现自己忙碌在厨房里的这一刻，竟然是一天里最充实最幸福的时光，如果有可能，她真想就这么认认真真地为何大伟做一辈子饭，而不是去美国读完博士学位后，再打破脑袋跻身于美国的主流社会，做曼哈顿的中国女人。当然她不敢这么说出来，否则何大伟更会觉得她是彻头彻尾的狗肉一块，怎么打扮也端不上席了。

何大伟端正地坐下来吃早餐，就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从那天以后，他再没问过宁新关于托福考试的事儿，诸如她是不是还准备再考，如果再考不过怎么办，如果不考了想放弃又怎么办。何大伟好像忽然得了非常严重的健忘症，把两年来他与宁新这个小家庭里几乎是最重要的事情一下子给忘得干干净净。他的脸色不那么阴暗了，可是，宁新倒宁可希望他阴暗着脸，至少她还会知道他在不高兴。现在何大伟像个绅士一样地客客气气地对待自己的妻子，体贴而又疏远地问候：今天累吗？今天有什么好电视？吃饱了？要不要再吃点儿水果？你还要晚一会儿睡吗？他的脸像刷了一层浆糊一样绷着，不笑不怒，眼神不卑不亢，陌生得令宁新暗暗心惊。他这是怎么了？他到底想干什么？

但是宁新也仿佛什么都没发生一样，不提不问。其实宁新是不敢，也不愿意去触动她跟何大伟之间最敏感的话题。她也只好在脸上刷上一层浆糊，不笑不怒，不卑不亢，只有这样，她才能保住已经被考试打垮了的最后一点自信与自尊。她拿出了一个新的笔记本，龙飞凤舞地在封面写道：宁新，你要成功，一定！在笔记本的第一页，她制定了详细的学习计划。现在是2000年12月，她要再冲一次，考2001年5月的托福，拼了命也要考到600。然后就开始准备GRE，争取用半年的时间考过，这样就可以如期向美国大学申请2002年春季入学。如果她能坚持住，她只须再苦一年，就会苦出了头，登上幸福与成功的彼岸了。这样的安排已经是一年内可能做到的最高效率，宁新只能去拼。要是再不行怎么办？宁新没有去想。她不能去想。从前何大伟是她的后路，现在这条后路已经摆出了要断了的姿态，宁新只能向前猛冲。

宁新没有把自己的计划告诉何大伟，她知道自己在何大伟那里已经成了一个说到做不到的、没有信用的人，她再说什么都没有用了。从哪里跌倒，就只能从哪里爬起来，宁新只有考过托福和GRE，最终踏上美国国土，才能在自己的丈夫那里，终生挽回声誉。

三次考试，宁新的弱项都是听力部分，宁新已经找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听力，从字面上理解，是考听的能力；可是要想考出高分来，仅仅是反复地练习听是不够的，还必须要经常说，做对话训练，这样才能融会贯通。可是宁新没有说的条件。自己关起门来在家复习，比不得那些在校大学生，到处都是朝气蓬勃的对话对象。可以跟宁新练对话的，只有叶秋，可是叶秋偏偏很嘲笑那些没事儿就叽哩咕噜说英语的人，说他们“装孙子”，拒绝跟宁新对话。叶秋的听力部分也是弱项，这可能也是她过不了600的主要原因。

说得好才能听得真，这是宁新三次考试失败后的经验总结，彼岸老师们倒是从来没有这么教导过。彼岸作为北京甚至是全国相当成功的英语培训学校，一直都搞的是速成式的应试教育。那里从来不传授任何英语基本功，从开课的第一天开始就是反复做各类真题及模拟题，做题做累了，就分析和调侃美国人的出题思路。美国人也真是怪，他们出题的思路非常僵化，多少年来不搞创新，很容易地就被聪明的中国人找到了出题规律。大名鼎鼎的彼岸学校就是靠掌握了美国人的出题规律发的家。

不过，宁新现在已经开始怀疑彼岸学校总结的这些出题规律，开始怀疑美国人是不是真像彼岸老师们宣传的那么僵化、那么傻。听力其实是所有中国学生的弱项，但是彼岸学校的老师们声称，他们可以让学生在没有听懂的前提下，把题做对。他们说：“我们今天坐在这里的目的不是要把美国人说的一切完全听懂，而是要把他们考的一切都完全答对！”他们说，美国人出的试题有着很固定的规律。比方说开始听了，有两个人在语速很快地用英语对话，说的什么听不懂，但是从只言片语中可以推断出，他们好像是在谈某种吃的东西。听不懂，怎么办？彼岸老师们信心百倍地说：“还能怎么办？做题！”宁新的笔记本上就记了无数在这种没听懂的情况下的做题诀窍，基本上就是以听懂的那几个或者一个单词为基础，开

动脑筋猜猜猜。如果他们在说“apple pie（苹果派）”，那么就一定要在答案里选择与“好吃”相关的一项，因为美国人一直宣称，最好吃的东西就是妈妈做的苹果派。说到这里，老师们总会巧妙地嘲笑一下美国人：“喜欢吃这么甜的东西，难怪他们要减肥。”如果他们在说“pizza（比萨）”，那么答案就一定是“难吃”，不管现实生活的感觉如何，美国人这么多年的托福听力试题里，只要涉及“比萨”，不知道为什么谈话双方总是变得情绪很激烈，高声批判说这种东西实在是难吃得要命，甚至，“非常可怕”。类似的规律及解题诀窍还有：音乐会一定非常好听，场场爆满，电影一定非常差劲儿，浪费时间；女生一定优秀勤劳整洁小有积蓄，男生一定懒惰邋遢考试不及格而且还是个穷光蛋；作业永远做不完，考试永远在明天，教授永远很严厉，借来的笔记上的书法永远很难看。如果不幸连一个单词也没听懂，彼岸的老师们也有对策，那就是分析语气及语调。上升意味着什么，下降意味着什么，拖长声音并且颤动了几下又意味着什么，统统都有着规律及标准答案。彼岸的老师们豪情万丈地说：“美国人再怎么狡猾，也蹦不出我们中国人的手掌心！”

这些解题诀窍乍一听说时，任何人都会感觉兴奋。渴望投机取巧的心理谁都会有，听不懂而能做对题，这种感觉就像在路上走着走着，平空地捡了个不大不小的钱包儿一样地美妙，那是一种不劳而获的意外惊喜。再说出国也从来都是个越快越好的事儿，真正想提高英语水平，完全可以等出国以后再说，现在的任务就是考试。所以，除了背背单词以外，所有在彼岸接受辅导的学生们都把很大一部分精力花在了研究及掌握美国人的出题规律上。

宁新并不例外。一干答题诀窍在平日里做真题时，的确有些攻无不克战无不胜，这样的良好效果甚至令宁新产生了自己的听力水平其实非常不错的错觉。第一次迈进托福考场时，宁新非常自信，考完后自我感觉也颇美好，当晚就跟何大伟开了瓶红酒，小小地庆祝了一下。那一晚，何大伟温情脉脉地看着宁新的眼神，就像当初他刚刚预谋追求宁新时一样，充满了欣赏及爱慕。宁新在这种眼神里，自信心倍增，感觉自己不但拥有青春美貌、智慧才情，甚至还有着别的庸俗女人所没有的辞职的魄力、学习的毅力与永无止境地